

一个九旬壮族老人和南丹白裤瑶的传奇故事

□本报记者 何宗威 杨兰桂 方维荣



▲黄俊向记者展示他的摄影作品。

“可以说，白裤瑶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迈进现代社会！”说这话的是一位鲐背高龄的老人黄俊。

“新中国成立前，南丹白裤瑶非常落后，处于原始社会状态，家徒四壁，一年四季没有被子盖，靠烧柴取暖过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白裤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日子越过越好。”黄俊说，特别是经过新时代十年的发展，白裤瑶人民已经过上了现代化新生活，楼房、小车、手机、微信、创业、网购等元素已然成为他们现代生活中的标配。

白裤瑶是中国瑶族的一个支系，主要居住在广西南丹县里湖、八圩两个瑶族乡以及接壤地区贵州荔波县的瑶山乡，总人口约4万人，其中南丹占四分之一。

黄俊今年93岁，他是第一个用照相机的镜头对焦白裤瑶，并见证着白裤瑶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现代化生活。

参加“南丹县城保卫战”

1930年农历正月初一，黄俊出生于都安拉烈镇一个农村家庭，由于家里贫困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被过继给南丹县的亲戚做养子。

1949年11月6日，解放广西的战役打响，仅用40天时间，广西宣布全境解放。1950年1月19日南丹县人民政府成立，解放军开始撤离南丹继续北上，刚刚加入解放军的黄俊跟随部队出发。

这时候，县公安局局长就对部队负责人说：“你们要这个小鬼去，到了北方受得了吗？是不是留下来？”

于是，部队教导员说：“小黄，县里要你留下，你不要跟我们去了好不好？”

“我听教导员的！”黄俊爽快地回答。

之后，公安局人员让黄俊写几个字，黄俊立即写“共产党万岁”5个大字。

“你的字写得很好，留下来当干部

吧！”看到黄俊的字写得不错，公安局长高兴地说。

就这样，黄俊被留在南丹县公安局工作，负责把国民党时期的各乡长、村长名单以及各乡有多少枪支弹药统计清楚。

1950年4月27日起，南丹土匪进行反攻，大肆捕杀农会会员。同年8月16日，4000多名匪兵将南丹县城紧紧包围，企图攻占县城。8月22日，“南丹县城保卫战”剿匪战役打响，黄俊参加战斗。经过7天7夜鏖战，8月28日，匪兵终于溃散，扭转了南丹剿匪形势，粉碎了土匪企图攻占县城的美梦。

发表摄影处女作《瑶山牛群》

剿匪结束后，1952年黄俊被保送到广西公安学校就读6个月。之后，他有机会到南宁负责通讯传达工作大约两个月时间，有机缘开始接触摄影。

1965年3月中旬，广西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在南宁召开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吴印咸应邀出席会议并授课。早在延安时期，这位摄影界的泰斗曾给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拍过照，每个县有一个名额去听课学习，黄俊很快报名了。在这次学习中，黄俊学会了如何采光调色、如何选准角度、如何突出主题等摄影技巧。

当时广西公安厅给各县公安局配置摄影器材，南丹县公安局也分到一台上海产的海鸥牌黑白照相机，黄俊是公安局治安股长，由他负责保管和使用。为了快速提升摄影水平，黄俊总是把相机携带在身边，除了平时拍摄工作场景，还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深入白裤瑶聚居区采风拍照。从南宁学习回来后不到半年时间，他的第一幅摄影作品——《瑶山牛群》在广西日报发表。

从此，相机成了黄俊形影不离的怪物，他对摄影的激情越发不可收拾。

用镜头记录南丹白裤瑶巨变

黄俊赠送给记者两本他的作品集，出版时间跨度8年。一本是《民族之光——黄俊少数民族题材摄影作品选集》，2012年9月出版，影集选刊了黄俊的200幅作品，其中有1992年在日本、泰国、奥地利等三国展览并被日本博物馆收藏的《正月纺纱忙》，1999年在泰国参加世界华人艺术大江活动荣获国际金奖的《铜鼓阵容》。另一本是《中国白裤瑶影集》，2020年12月出版，其中“第二部分 瑶乡巨变”，黄俊用他的相机镜头聚焦南丹县里湖和八圩两个瑶族乡，通过“成功实施‘千家瑶寨万户瑶乡’易地扶贫搬迁旅游开发项目”“宣明林场开发和面上扶贫搬迁安置”“茅房改造与危房改造”“乡镇面貌”“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”“农村电网和广播电视台”“人畜饮水与饮水安全”“公路交通”“特色旅游”“集市贸易”等10个章节，描绘新中国成立后，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白裤瑶聚居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南丹县曾经是广西54个脱贫攻坚重点县之一，其中里湖瑶族乡、八圩瑶族乡等白裤瑶聚居区是广西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，一些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高达80%，属全区脱贫攻坚的硬骨头。2017年，该县投入13.5亿元，决定把聚居在八圩、里湖瑶族乡大石山区的1.35万贫困白裤瑶群众（其中白裤瑶整屯搬迁39个自然村1554户9471人），搬迁到交通便捷、生活便利的新区——里湖瑶族乡王尚安置点和八圩瑶族乡社区安置点。该安置点建设工期之短创造了“南丹速度”——于2017年6月21日动工，当年12月初竣工，仅用150天就建成了八圩瑶寨、八圩社区、里湖王尚等3个集中安置区，建设安置房2471套，是广西目前搬迁人数最多、建设规模最庞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之一。安置点投入使用后，该县制定各种就业保障措施，让白裤瑶群众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”。在“瑶乡巨变”这一章中，黄俊把昔日拍摄的《里湖岜地大寨的白裤瑶搬迁后遗弃的村落》《白裤瑶居住的茅草屋侧面图》《茅草房内陈设》等作品，与新近拍摄的《千家瑶寨万户瑶乡异地扶贫安置点》《一户白裤瑶村民的豪宅》《八圩瑶寨易地扶贫安置点白裤瑶同胞入住新居时摆的长席宴》等放在一起，白裤瑶生活发生的巨变泾渭分明。

通览黄俊的作品，多有震撼灵魂的镜头，烙印着时代的记忆。如果说摄影是用镜头描绘艺术，那么，黄俊镜头下的艺术更像是历史，详细地记录南丹白裤瑶的昨天和今天，记录白裤瑶的苦难和幸福。

黄俊的摄影作品在技巧上没有太多的过人之处，可是他却能独辟蹊径地抓住白裤瑶这个人类文明的活化石的题材，第一个用相机记录白裤瑶，把白裤瑶推向全国，推向世界。他的作品因为题材独特而在业界引起共鸣，继而引发全国乃至世界摄影界关注白裤瑶。从第一幅摄影作品《瑶山牛群》开始，黄俊

几十年如一日进行采风创作，先后拍出并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白裤瑶题材作品累计近700幅。

交往交流交融被亲切叫“姑爹”

“我和白裤瑶的关系最好了，这里的人都叫我做‘姑爹’‘姐夫’！”谈起往事，黄俊津津乐道，自豪感溢于言表。

白裤瑶是一个勤劳、勇敢、质朴的古老民族，但是由于客观原因，截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温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。为了实施脱贫致富方案，时任县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黄俊，1981年至1983年被县委派到白裤瑶聚居的里湖瑶族乡怀里村蹲点工作。

当时这个行政村有8个洞场，居住着365户白裤瑶，1户壮族和1户汉族。为了拉近与白裤瑶之间的感情，以便更全面、更准确地了解白裤瑶的民风民俗和历史背景，经常深入瑶乡走村串户，并争取到大量的资金为白裤瑶群众聚居区建水池、修通村公路。一些白裤瑶到县城赶街办事，黄俊就把他们拉到家里，煮他们爱吃的糯米饭、五花肉，拿好酒好菜款待。有的路途遥远，当天赶不回去，让他们在家中留宿。黄俊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白裤瑶同胞，因为黄俊的夫人姓黎，而白裤瑶中姓黎的人比较多，白裤瑶同胞都亲切地叫黄俊“姑爹”或“姐夫”。

“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，以前没有白裤瑶这个叫法，因为男子都穿着及膝的白裤，为了区别其他瑶族支系，1954年开始把这支系的瑶族称为白裤瑶。由于历史客观原因，白裤瑶一直以来不跟外界接触。除了购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时与汉族等民族接触，白裤瑶很少与别的民族来往，男人怕受影响读书有文化了去当干部被批斗；女人怕嫁给其他民族。”黄俊说，“现在已经融合了，白裤瑶也与其他民族通婚了。”

黄俊蹲点白裤瑶村寨3年，他的足迹踏遍了每一家，用相机和笔详细记录了白裤瑶的劳动生活、饮食起居和风俗习惯，并向外宣传报道。除了摄影作品，黄俊还写了《瑶乡见闻录》一书，其中《白裤瑶服装制作》《白裤瑶的铜鼓》《白裤瑶恋爱》《白裤瑶葬礼》《白裤瑶岩洞葬的调查》《里湖瑶族武装中队追述》等篇章，成为当地党委、政府的施政参考。

如今，早已经退休多年、高龄93岁的黄老，眼不花、耳不聋、身体硬朗，而且能说、爱笑、风趣幽默，依然活跃在摄影圈当中。

“我现在每天必须读书、看报。”黄俊哈哈大笑地对记者说，“不读书看报精神生活就不丰富！”其实，他读书看报不仅仅是丰富精神生活，更多的是关注时政报道，关注南丹白裤瑶的乡村振兴。

有这样的激情，有这般的心态，黄俊老人一定长命百岁。



黄俊摄影作品《瑶山处处气象新》。